

新经典文库

红围

春风文艺出版社

◎刘庆邦短篇小说代表作



刘庆邦短篇小说代表作

新经典文库

红围



春风文艺出版社

◎刘庆邦 200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围巾/刘庆邦著.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5 1

(布老虎短篇小说)

ISBN 7-5313-2831-3

I. 红… II. 刘…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32387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联系电话:024—23284393 购书热线:024—23284402

春风文艺出版社 网址:www.chinachunfeng.net

选题策划部 于 页 xuan@chinachunfeng.net

大连理工大学延彩色有限公司印刷

幅面尺寸 148mm×210mm	印张 8.375 插页 2
字数 195千字	印数 1—15 000册
2005年1月第1版	2005年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韩忠良 王维良

责任校对:陈杰

封面设计·张志伟 牛业勋

版式设计:马奇洋

定价:15.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法律顾问:陈光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刘庆邦，1951年12月生于河南沈丘农村。当过农民、矿工和记者。著有长篇小说《断层》《远方诗意》《平原上的歌谣》等五部；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走窑汉》《梅妞放羊》《遍地白花》《响器》等二十余种。

短篇小说《鞋》获1997年至2000年度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神木》获第二届老舍文学奖。曾获北京市首届德艺双馨奖。

多篇作品被译成英、法、日等国文字。

刘庆邦现为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

序：说多了不好

刘庆邦

别看小说带一个说字，却是写的，不是说的，说多了不好。现在多种形式各个层次的媒体那么多，有千家万户，人家让你说吧说吧，你不说有点少，一开口便是多，得到的只能是不安和失落。

特别是短篇小说，似乎更说不得。比如一首诗，怎么说呢？你想了想，觉得离开诗不大好说，一说就白气，不如直接把诗背一遍好一些。真的，一篇好的短篇小说就如同一首诗，离开短篇小说本身，再说一句就是多余。再比如一挂瀑布，我们只有身临其境，才能看到水流跌落时造成的断面，欣赏到飞珠溅玉、彩虹横跨等壮美景观，听到天地间压倒一切的轰鸣之声，感受到瀑布的爆发力和静止般的垂落速度，呼吸到水雾的清凉气息，还追寻到瀑布的结尾处留下的虽清澈却不见底的深潭，那些深潭通常被叫做黑龙潭或白龙潭。离开藏于山中的瀑布时，我们总是三步一回头，要把瀑布再看一眼，再看一眼。因为我们知道，天下的水是很多，瀑布却是很少的，一旦离开了瀑布，我们就找不到那

种感觉了。当然，我们可以闭目回忆。但人们的记忆是有限的，能说出的记忆更是少得可怜。我愿意拿短篇小说与瀑布相比照，除了觉得短篇小说的开头、中段和结尾与瀑布有许多对应之处，还因为觉得好的短篇小说是自然的造化，是神来之笔，不可多得。它的美像瀑布一样，只可体会，不可言传。

最不可言传的是短篇小说的味道。每一篇优秀的短篇小说都有其味道，有的是水味、草味、雨味、月光味，有的是土味、铁味、血味、石头味，但又不完全是。有前辈作家把优秀短篇小说的味道说成是人生味，应该说有一定的概括性。细想这种概括也不能尽意。人世间有多种味道，我们的鼻子可以闻到香臭，我们的味觉可以尝出苦辣酸甜咸，可这些味道都是物质性的，而小说的味道是精神性的，在判定小说的味道时，那些物质性的标准几乎一点都用不上。可是，好小说的味道确实存在着，我们明明感到一篇小说的美好味道萦绕于心，却说不清道不明它的味道究竟是什么。我想，好的短篇小说大概好就难在这里，难写也正是难在这里。

对于优秀的短篇小说作家来说，他的每一篇短篇小说都有一种味道。合在一起，又有一种总的味道。那种味道独特，深长，持久，芳馥，如永远开不败的花朵散发出的幽香。鲁迅和沈从文就是这样的作家，他们的小说各有各的味道。我们读他们的小说，不必看他们的署名，一接触到他们的语言文字，我们马上就觉出来了，这是鲁味，或者说是绍兴味。那是沈味，或者说是湘西味。我们吟咏再三，品味再三，想找出他们的小说味道究竟在哪里，找来找去，原来味道就在字里行间。打个比方，如果一篇小说是一块十月的稻田，那么每一个字就是一棵成熟的稻谷。一棵稻谷香一点，众多的稻谷集合起来就香成了一片。

问题是，我们对汉字也不陌生，也时常把那些有限的文字用

来用去，我们写出的小说怎么就不够有味道呢？这是因为我们用心还不够。这个心包括慧心和匠心。慧心是指一个作者的灵气、悟性和真诚之气，匠心大约是指作者不与人同的独特追求，以及创作技巧与恒久的耐心。慧心与匠心相辅相成，两相结合得好，才有可能成就一件有味道作品。因作者以不同的心性和气质赋予语言文字，所产生的作品味道就不一样了。我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看到过一件我国的传世珍宝——玉白菜。那棵玉白菜是用一整块上乘的翡翠雕成，白菜碧帮绿叶，已够水灵。更让人惊喜的是，翻卷的白菜叶上还爬着一只蝨蝨。那只蝨蝨全须全尾，连小腿上的毛刺都看得见。蝨蝨欲跳欲舞，欲歌欲唱，生动极了。过去我们老是说雕虫小技，看了玉白菜上的玉蝨蝨，我一下子改变了看法，觉得雕虫不易。作为一件赏心悦目具有永久艺术魅力的工艺品，它称得上是慧心和匠心相结合的典范之作，值得我们写小说的好好学习琢磨。

2004年6月29日北京

目 录

001	序：说多了不好 / 刘庆邦
001	给你说个老婆
014	刷牙
027	光明行
041	赴宴
054	征婚
072	眼光
086	一句话的事儿
100	朋友
115	双炮
128	大活人
145	红围巾
159	害怕了吧
172	阴谋与渠道
187	种在坟上的傻瓜
200	幸福票
214	遍地白花
227	不定嫁给谁
241	嫂子和处子
254	附录：刘庆邦短篇小说总目录

给你说个老婆

阳光从山沟上方照下来，豆叶一半绿一半黄。王东芹在沟底割豆子。

豆子是她自己开荒种的，巴掌大的一片。豆子长得不赖，豆角结得很密实，每割下一把，拿在手里都沉甸甸的。像是舍不得一下子割完似的，她割得不紧不慢，割满一把，就站起来把豆棵子一顺头码放在地边。豆子地一边靠山脚，一边垒了一道石堰。离石堰不远处，积有一洼子明水，水里漂着一片两片紫红的树叶。水洼子北面坐落着一块大青石，光溜溜的大青石是陡起，是矗立，如人们所说的天外的飞来石。从上游下来的本来有一道细细的水流，到了大青石这里，水流就被挡住了。水流像是一点都不在意，它们轻轻笑了一下，扬起几朵水花，就绕过大青石的后背，向大青石前面流去。它们一流就流到大青石怀抱着的水洼子里去了，等于给存在了千年万年的大青石做成了一面大镜子。王东芹夏天浇豆子时，就是

从“镜子”里往外取水。她把豆子浇了一遍又一遍，豆子长高了，豆子开花了，豆子结荚了，秋风一吹，豆子说熟就熟了。

这里的山不是很高，走在略有起伏的山道上，跟走平地差不多。不过人们走着走着，豁地一下子，脚前就出现了一道山沟。人们吓了一跳，赶紧把脚收住，颇有点悬崖勒马的意思。这样的山沟更像大地的裂缝，或是地壳运动时形成的断层。马长庆站在崖头往沟下瞅了瞅，发觉这条山沟相当深，深到他的目光像是不能一竿子插到底，他定定睛，全力插了一会儿，才隐约够到底了。距离能把沟底的事物变得模糊，也能把东西缩小，比如马长庆看到了一只羊，那只羊缩成了一个白点儿，大小跟一只白鸭差不多。羊有四条腿，应该是活动的，还是视觉反差的原因，羊似乎一动不动。尽管如此，当着挖煤工、眼睛很好使的马长庆还是把割豆子的王东芹搜索到了，他有些欣喜，心里叫道：“我看见你了，我看你往哪里跑！”

沟壁挂有一条斜长的小径，马长庆沿小径向沟底走去。他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自己是在下煤窑。早上刚从窑筒子里钻出来，怎么又该下窑了呢？抬头看见了太阳，还看见了沟半坡挂满小太阳般的柿子树，他才笑了。他装作闲来无事转山沟儿，转过屏风似的大青石，偶尔看见了王东芹，他跟王东芹打招呼：“割豆子呢？”

王东芹转过身来，问他找谁。

马长庆说：“你不认识我了，上个月你还到矿上给我们送过喜糖呢！”

王东芹脸上红了一阵，说：“你是找李西川吧？他在家睡觉呢，你去吧。”她右手还握着镰刀，用镰刀往对面沟壁上指了一下，那里有两孔土窑洞，洞前还开有一方小小的平台。

马长庆说，他不找李西川，秋天山沟儿里空气好，景色也好

看，他随便转转。

王东芹又埋头割豆子。

马长庆说了随便转转，却站在对面水洼子边不走了，对着水洼子看。水中映着他的倒影，倒影用手往一侧捋头发。他身旁是一片小菜园，菜园里有大葱、白菜，还有两三畦红萝卜。红萝卜工笔画般的细缨子刚发出来，满畦翠盈盈的。红萝卜缨子上落着一些五彩斑斓的树叶，一只白羊正在那里用嘴唇捡树叶吃。这只羊就是马长庆在崖头上看见的那只，这是一只水羊，个头儿挺大的。水羊屁股后面还跟着两只小羊羔儿，小羊羔儿太小了，马长庆在崖头时没有看见小羊羔儿。菜园和羊也映在水洼子里。马长庆在水洼子里看不见菜园、白羊和自己，却能看见对岸的王东芹。豆棵子头朝下，割豆子的王东芹头朝下，一切都是颠倒着。他担心王东芹会一头栽下去，向水底的蓝天无休止地栽下去，那样的话，他就再也看不见王东芹了。他眨眨眼再看，王东芹并没有栽下去。王东芹双脚踩在地上，土地仿佛极具吸引力似的，通过脚就把王东芹牢牢地吸住了。王东芹穿得不好，不是当新娘子时穿的那身衣服。她上身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劳动布工作服，下面穿一条黑布裤子。王东芹穿什么衣服都无所谓，人靠本质，人的本质生得好了，不必再靠衣服添彩。相反，她越是穿得旧，穿得朴素，越能显示出她本质性的光彩。那天李西川带王东芹到矿上给工友们发喜糖，他一见王东芹就有些傻眼，他做梦也没想到，王东芹会长得这般漂亮。他心说完了完了，懊悔得肚子里的肠子像是在打节，打了一个节又一个节。

这个好女人本来是工友牛满山先给他介绍的，他以为牛满山是拿他寻开心，还没见王东芹的面，就拒绝了。牛满山接着把王东芹介绍给了李西川。这就是说，王东芹本来可以成为他的老婆，阴差阳错，现在却成了李西川的老婆，你看这事闹的。

反正马长庆被王东芹打倒了，他倒得不大甘心，想回手抓到一点什么。他叫出了王东芹的名字，说：“我叫马长庆，跟李西川一个班，李西川没跟你提起过我吗？”

王东芹没有回答李西川是否提起过他，还是让他去找李西川。

马长庆说：“我不找李西川，李西川怎么不来帮你割豆子呢？”

“我不让他来，就这一点豆子，还不够我自己割的馁。他上的是夜班，得让他睡好觉。”

“我也是上夜班，我就不睡觉，一到这里就精神了，来，我帮你割豆子吧！”他说着绕过水洼子，向豆子地边的石堰走去。

王东芹站在石堰上对马长庆说：“你不要上来，豆子不用你割。”

石堰有点高，马长庆站在石堰下面，仰着脸才能看见王东芹的脸。最让他顶不住的是王东芹的目光，王东芹的目光是那么平静，那么沉稳，还那么幽远。那天趁王东芹给工友们发喜糖时，他就注意到了王东芹不同寻常的目光。他在心里给自己打气，想把王东芹的眼睛一直看着，看谁看得过谁。然而败下来的还是他，他只把王东芹的眼睛看了一会儿，不知怎么搞的就躲开了。他一脚蹬着石堰，还是要往豆子地里上。

王东芹说：“你要上来我就不割了。”她说到做到，弯腰用镰刀一勾，把码放在一堆的豆子抱在怀里，跳下石堰走了。

马长庆就这样被王东芹闪了个大长脸。他由此得出一个判断，王东芹是知道他的，牛满山给他介绍王东芹，他没有同意，王东芹就对他有意见。他觉得有意见是正常的，情有可原。他没有马上离开，站在原地对王东芹的背影看着。他想到了一个试验，也是赌一下，试试王东芹是否回头看他。倘是王东芹回头看

他，事情或许还有点希望。要是王东芹连回头看他一眼都不看呢，他和王东芹的事恐怕就不好说了。他的试验很快有了结果，王东芹始终没回头。王东芹沿着一条向上的小径，走到她家窑洞前的平台上，把豆子往地上一扔，就走进窑洞里去了。他不想承认也不行，这一把他赌输了。

晚上下窑前，马长庆在布满煤尘的更衣室里见到李西川，他说：“西川，今天我看见你老婆了。”

李西川没说话，看着马长庆，样子有一点微笑。

“你老婆在地里割豆子，对不对？”

李西川说对，他老婆是到沟底割豆子去了。他问马长庆：“你什么时候到沟底去的？我怎么没看见你？”

“我当然不会让你看见我。”他脱着干净衣服，说得大有深意的样子。

李西川没有追问他的深意。

马长庆自己把深意说出来了，他说：“我跟你老婆亲嘴儿了，你信不信？”

更衣室里还有几个窑工，有的已脱成了光腚，还未及换上窑衣。有的已把富含煤炭的窑衣穿上了，正坐在自己的更衣箱上，抓紧下窑前的时间再抽支烟。他们的更衣箱都是用白茬的坑木板皮钉成的，时间一长，白木箱子就被煤尘染成了黑色。屋顶吊着一个灯泡，灯泡也被煤尘包装得毛毛的，室内相当昏暗。他们都听见了马长庆的话，对有关亲嘴儿的话题，似乎都很感兴趣，他们都看着李西川，想听听李西川怎样回答。

李西川讪笑笑，说不信。

“信不信由你，反正我告诉你了。你就那么相信你老婆吗？你以为你老婆就那么忠于你吗？我看不一定吧！操你妈的，什么你老婆，那娘儿们本来应该是我老婆，你从中间插了一杠子，把

我老婆抢走了，你承认不承认？”

李西川否认他插了杠子，说：“牛师傅把王东芹介绍给你，你不要，这不能怨我。”

“不怨你怨谁，你还没等我想一想呢，就把王东芹娶跑了。人一辈子只娶一个老婆，又不是到商店里买顶帽子，你总得容我想一想吧。”

李西川眨眨眼皮，想说什么，却没说出来。他在想自己是不是真的和王东芹结婚太快了，没有给马长庆留出足够的想一想的时间。

马长庆问他想什么呢，让李西川自己说怎么办吧。李西川还没说怎么办，他已经说出来了：“你最好把我的老婆还给我。”

这让李西川有些为难，他说：“我们俩都结过婚了，怎么还！”他憋得脸都有些红了。

有个愿意弄笑话的窑工给李西川出主意：“这还不好办，你让你老婆陪马长庆睡一次，问题不就解决了。”

李西川不能同意这个方案，他有些着恼，说：“你怎么不让你老婆陪人家睡呢！”

过了几天，马长庆和李西川由夜班倒成了白班。马长庆是肚子里有墨水的人，这天队里让马长庆出一期黑板报。队里的黑板报每月更换一次，每更换一次黑板报，马长庆可以有两天时间不下窑，照记窑下工。头天黑板报出到一半，他把自己收拾打扮一番，打扮得跟新郎官一样，再次找王东芹去了。

王东芹正在窑洞门前捶豆子。她坐在地上，头上系着一块印花毛巾，拿过一把豆棵子，用棒槌捶。豆棵子已经晒干了，她一捶，豆角子张开，金黄的豆粒子纷纷滚落出来。为防止豆粒迸溅得太远，滚到平台下面的沟底，她用葵花秆和锨把把捶豆场周围拦了一下。

马长庆把表情调整得很正派，甚至有几分严肃，跟王东芹打招呼：“忙着哪！”

王东芹一看是他，说：“李西川不在家，他上班去了。”

“我知道。”

“你和李西川不是一个班吗？”

“我和李西川是一个班，今天我给队里出黑板报，不下窑了。”

“我去给你拿烟。”

“你忙你的，我不吸烟。”

马长庆在葵花秆外围蹲下来，捏一粒豆子，先拿豆子说了一会儿事。他夸王东芹种的豆子不错，这样的新豆子生豆芽最好，出芽率最高。说着说着，就接触到了主题，他说：“王东芹，我很后悔。”

王东芹没问他后悔什么，只是垂着眼，一棒槌一棒槌地捶豆子，把串串豆角子捶得有些翻白。

马长庆只好自拉自唱：“牛满山先给你介绍的是我，你知道吗？”

这次王东芹回答得很干脆：“不知道！”

“你嘴说不知道，其实你心里是知道的。老牛没让咱俩见面，我不知道你长得这么好，人也这么好。要是咱俩事先见上一面，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我没什么好的，你说这些干什么！”王东芹说着，往其中一孔窑洞里看了一眼。那孔窑洞深处的床上睡着她久病的母亲。

马长庆把王东芹家的情况已打听清楚了。王东芹的父亲原来也是矿上的工人，他们的老家在千里之外的农村。因他们家是富农成分，在村里很受歧视和排挤，王东芹的父亲就把老婆孩子接到矿上来了。煤矿周围地多，山沟儿多，王东芹的父亲在当地村

干部身上花了点钱，自己动手掏了两孔窑洞，就在山沟里住下来了。不幸的是，王父在一次窑下冒顶事故中被砸死了，王东芹的母亲受到沉重打击，也一病卧床不起。王东芹有一个弟弟，那时弟弟还小，好长一段时间，王家的生活全靠王东芹一个人操持。后来弟弟顶替父亲在矿务局矿山救护队参加了工作，家里就剩母亲和王东芹两个人了。王东芹要伺候母亲，不能离开家。这让老家同样在外地农村的李西川占了便宜，他跟王东芹一结婚，就有了一个现成温暖的家。

马长庆小声说：“东芹，咱俩好吧。”

王东芹说：“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你不要有封建思想，不要以为你和李西川结婚了，咱俩就不能好。”

“我不知道什么叫封建思想，我什么思想都没有。”

“你不敢跟我好，就是封建思想。你要是不跟我好，我一辈子都不甘心！”

王东芹停止捶豆子，皱起了眉头，说：“不许你欺负李西川！不要以为李西川老实，你就欺负他！”

王东芹这次说话声音大些，把母亲惊动了，母亲在窑洞里喊她，问她跟谁说话呢。

“来啦来啦！”王东芹把棒槌一扔，赶紧到母亲住的窑洞里去了。

李西川有点害怕马长庆了，马长庆一看见他，就对他没好气，几乎天天跟他讨要老婆。时间一长，李西川心里开始发虚，吃不准自己是不是真的输了理。一见马长庆走过来，他就想躲。可他跟马长庆是一个采煤班，班前会在一起，挖煤和洗澡也在一起，他能往哪里躲呢，躲得了和尚躲不了寺啊！

马长庆对他紧追不舍，问他：“李西川，你为啥躲着我？”

李西川说：“没有，我没躲你呀。”

“你一见我，就把眼皮子塌蒙着，不是躲我是什么！”马长庆甚至把事情颠倒过来，把李西川的老婆说成是自己的老婆，他说：“李西川你个狗小子，昨天晚上你又跟我老婆睡了吧，你小心着，早晚有一天，我要跟你算账！”

被逼到墙角的李西川把责任推给了牛满山，他说，他原打算在老家找老婆，从来没想过在煤矿附近找老婆，是牛满山把王东芹介绍给他的，他也没办法。他的意思马长庆不应该找他算账，要算账只能找牛满山。

马长庆说，是李西川睡了他老婆，他不找牛满山，就找李西川。

他没理由找牛满山算账。矿上缺女人，这一点大家都知道。越是缺女人的地方，窑工越是愿意把有关女人的话题当糖嚼，当咸肉嚼。有一天，牛满山对马长庆说：“长庆，你要不要老婆，我给你说个老婆吧？”

他认为老牛说笑话找错了对象，随即把老牛的笑话堵了回去，说不要。为说老婆，他们互相闹的笑话可不少。有一个老窑工为一个新窑工说老婆，说姑娘姓曹，名字叫曹后立，爱穿皮衣服。新窑工刚把姑娘的芳名念了念，别的窑工就乐了，却原来，老窑工给新窑工说的老婆是一头母牛，母牛要吃草，可不是在槽后立着嘛。几个窑工合谋蒙一个窑工也是有的，有人当主媒，有人当托儿，有人头上包了围巾，穿了花衣服，低头做害羞状，当大姑娘。被蒙的窑工隔窗看见了，大姑娘的腰身长得还可以，屁股上的肉也不算少。他欲进屋和大姑娘谈谈，那帮玩计谋的家伙却推着让他去买烟，买糖。他把烟和糖撒得差不多了，大姑娘才转过脸来，阔嘴一咧，露出了大男人的狰狞面目。马长庆想，谁想蒙他，没门儿。